

权力场中四女人

李家福 著

湖南出版社



权力场中四女人

李家福 著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权力场中四女人

李家福 著

责任编辑：柔元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1000 印数：1—12000

ISBN 7—5438—0373—9

K·58 定价：2.35 元

目 录

心狠手辣的高皇后吕雉.....	(1)
娇客新迁.....	(1)
艰难时日.....	(5)
兔死鸟尽.....	(10)
笑里藏刀.....	(14)
宫中人彘.....	(16)
女儿之战.....	(24)
杀母取子.....	(28)
骨肉亲疏.....	(31)
大封诸吕.....	(34)
重光汉室.....	(38)
短黑妒丑的惠帝皇后贾南风.....	(44)
相府家风.....	(44)
武帝择婚.....	(50)
废立之间.....	(54)
以怨报德.....	(58)

借刀杀人	(61)
贾后淫恶	(63)
太子蒙冤	(66)
赵王诛贾	(70)
杀子灭亲的武则天	(76)
媚娘出身	(76)
二王争立	(80)
武媚回宫	(86)
萧、王失算	(90)
武后之立	(95)
武家祸福	(100)
“大义灭亲”	(104)
诸王遭厄	(109)
诛勋立威	(112)
铜匭告密	(115)
酷吏逢时	(118)
以羊替罪	(125)
女皇内宠	(127)
政归李唐	(134)
鸩夫弑父的韦后母女	(141)
不制之约	(141)
废死五王	(146)
太子举事	(150)
公主改嫁	(153)

御史娶妻.....	(154)
饼中下毒.....	(157)
平王兴兵.....	(160)
后 记.....	(164)

第一章 心狠手辣的高皇后吕雉

秦朝末年，一个金风送爽的早秋天气，来自山东单县方向的一行车马，在通往安徽沛县的官道上疾驰，滚滚黄尘从车后浓浓升起，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来时的道路。车上是吕公一家：他和他的老伴及两对儿女。吕公是单父（今山东单县）的豪族，又是远近闻名的星相家，因为避仇，不得不远逃他乡，而且要逃得一点痕迹也没有。所以他不但带走了他的全家，而且也席卷了家中一切有用的什物。不过他的儿女们都已大体成人了。大的是两位公子，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小的却是两位千金，大者名雉，小者名嫪。雉是野鸡的本名。古人以雉为吉祥之物，因它毛色华美，绝地奋飞，而且耿介高标，极重名节，故读书人往往用它作为晋谒上司时的见面礼。吕公大概希望他的女儿美而有节，故取名叫雉；也可能这位吕家的大小姐生来桀骜不驯，有着几分野性，因名以记事，才取了雉这样一个雅号。总之，用雉来为姑娘家取芳名的本属不多，而吕雉，即后来的吕后，以女人独揽朝政十数年，更为我国历史破天荒。因为“雉”做了太后的御讳，故汉代改雉为野鸡，而雉则成了吕家

的专利。当然，这都是许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吕家的车马继续在官道上疾驰。除了吕公自己外，无论两位公子，或者二位千金，乃至吕公的太太，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更不要说以后的吉凶祸福了。没想到，从单父至沛县的搬迁后来竟成了吕家一门进入人间富贵顶峰的通道。吕公是避仇来的，免祸而已，焉求多福？况且，他在沛县也没有更多的亲友，仅有沛县县令这样一个惟一的故旧。临难投亲，从来吉凶难卜，有兴高采烈地扫室以待的，也有十分勉强地姑且收留的，更有那等使人难堪，索性闭门不纳的。吕公这个作县令的朋友究竟如何？而特别是县令夫人又会怎样呢？吕公反复想过，但他信心十足。一则他们交谊本深，二则他有千金在门。俗话说：“一家养女百家求”，况且沛令已不止一次表示想娶他大女作儿媳，大不了送女过门。因此，无论车轮如何颠扑，吕公的心总是踏踏实实的。车进沛县，但见长鞭一甩，箭也似直射沛县正衙。

不出吕公所料，他的朋友用十二分的热忱迎接了他的一家。衙内一千人役大肆忙了起来：安排太太的上房，布置小姐的绣阁，准备公子下榻的客厢，以及行李杂什，一切用物收捡。衙内上下的忙碌，震撼了整个沛县县城，“县太爷来了贵客”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由县而乡，由乡而里，很快传遍了全县。

在中国的历史上，官场从来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因它是利禄所在，一些读书人既热烈地追求它，又万分地鄙薄它；因它是权势所关，老百姓既从内心里厌弃它，然而又不能不在表面上亲近它；因它是一个互相连结的集团，彼此间既在拼命地排斥、倾轧，同时又在千方百计地维系、敷

衍。大家明明知道，县令家里来了贵客（姑且不论这位客人尊贵到什么程度），实在不会为沛县带来多少光荣和好处，但一些人却显得比县令自己还高兴。于是县中豪杰，地方乡绅，各级官吏，决定为县太爷的客人置酒祝贺，公推县衙功曹萧何（即以后的汉朝丞相）主持其事。其实这也是官场惯例，做地方主管的为了向下属和百姓敲诈勒索，往往借故举办各种喜庆活动，大至老太爷作寿，小到小儿子洗三，无所不在其列。这回是贵客临门，不同凡响，礼当从重。主管人宣布：送钱不满一千，不得入正席！

酒席开始，主事者一面热情地接待着如云的宾客，一面高声吆喝：“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中国的老实人从古以来都是极多的，凡送礼不足千钱的，纷纷自觉地去堂下寻找自己适合的位置。但也有那不安分的，总是在寻求用最小的代价，甚至毫无代价，去换取最大的报酬。正当萧何忙于应接之际，进来一位身材魁伟健壮的汉子。他对着萧何拱手一笑，然后高声宣唱：“我送贺钱一万！”说着一步跨入大厅，要进里屋谒见贵客。吕公在里间听到送钱一万，为之大惊，赶快迎了出来，他没想到沛县这样的地方竟有如此气魄的豪杰。

但吕公大大上当了。来人是泗水亭亭长，有名的无赖刘季，也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他喝酒是从来不拿钱的。不要说一万，就是一分也不会有，他是条说大话从来不红脸的硬汉。刘季家住沛县丰邑（今安徽丰县）中阳里。兄弟四人，老大刘伯早死，留下寡嫂孀居。老二刘喜，是他家唯一的劳动力，老四刘交年幼。刘季是老三。人们说凡是老三都厉害，这话也并非全假。张飞不是老三么？不过刘季这个老

三也很特别，他有很好的身体，但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他家本穷，却偏爱喝酒好客。不仅自己在家吃喝，还要邀集他的朋友来家吃喝。家里没了，便带人上他嫂嫂家去。一次，寡嫂实在供应不起了，用勺使劲撩锅。客人听到撩锅的沙沙响声，知道锅底已尽，相约离去。刘季大为不满，以为丢了他的丑，跑去一看，见锅里还有些残粥，以此怀恨心中。直到后来做了皇帝，封刘喜为代王，刘交为楚王，就是不封他寡嫂的儿子。太上皇出面求情，他又挖空心思在妫州怀戎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找了一处叫羹颙山的地方，封他侄儿为羹颙侯，表示不忘他母亲当年锅中暗留残羹剩饭之恨。当然这也是后事，当时刘季自己也无法知道将来会做皇帝。但对寡嫂的不满，即便不做皇帝，他也会采取别的办法报复。后来刘季做了亭长，掌管着周围十里地方，喝酒的范围也就相应宽了。当地有姓王和姓武的两个婆婆，各人开着一片小店。刘季经常去她们店喝酒。他装得十分大方，从来不问酒价，也不打听喝了多少，喝完后只交代一声：“记帐！”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婆婆以为来了财神，分明四两记半斤，只有百钱记数百，一心只盼他下次再来。殊不知刘季有刘季的办法，一不结账，二不还钱，信他账面日增月累，到头来还是婆婆自己销账了事。

上述有关刘季的各节，尽管沛中人士已经都是旧闻，但新来乍到的吕公却无从知晓。听说他送钱一万，急忙迎了出来，一见他非凡的状貌，更加了几分敬重，将他引入上席。萧何知道刘季一文莫名，照理连坐堂下的资格也没有，怕真的被吕公请入上席，刘季自己也不好下台，急忙凑了上去，真真假假地说：“刘季总是喜欢说大话，不曾办几样正经事。”

目的是要让刘季自己说明在和同事们斗口说耍，实不曾送来万钱。不料刘季假戏真唱，俨然以万钱贵客自居，一屁股坐将上去，毫不谦让。于是杯盘杂陈，觥筹交错，酒宴很快进入了高潮。刘季完全沉浸在酒肴的馨香和上坐的虚荣之中。

酒宴将罢，吕公目视刘季，示意他留下。刘季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然不在乎让他留下，大不了向他要一万钱。吕公送走了众客，回过头来对刘季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喜欢给别人看相，几十年来相人多矣，没人能比得上你的福相，希望能善自珍爱。我有个亲生女儿，她有些特别，愿做你的媳妇。”刘季作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有这份艳福。当他肯定自己的听力确属正常，排除了眼前情景并非梦幻之后，他感激而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既承认了婚姻，也愿意接受教诲。

吕公回到家里，兴冲冲把女儿的婚事告诉老伴。老伴大不以为然，埋怨说：“你向来说我家大姑娘长相特别，性格也特别，一定要给他选择一户富贵人家。沛令和你那么好，几番求婚，你不给，现在却将她嫁给这么个不三不四的刘季！”吕公并不和她争吵，只说了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亮出了他夫权第一的王牌，吕雉的婚姻就这样确定了，其时正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夕。

吕公一家来到沛县不久，就急急地为女儿操办了婚事，于是吕家的闺阁转成了刘家抛头露面的媳妇，开始了她操持家计、应对亲友、帮助丈夫成家立业的惨淡经营。

这时刘季仍在沛县泗水亭作亭长。秦时一般十里一亭，

享有亭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亭是只设亭长的乡村基层政权，那里自然不好安置家眷，所以吕雉不得不住刘季丰邑中阳里老家。而且，乡、亭各吏，都是由民间推选、民间供给的，所谓“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既是民间直接选举，一般当亭长、三老的不会作得过分，以此收入无多。特别是刘季，其他不经的行为不少，从未听说有敲诈勒索的恶迹。即便在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的元人散曲《汉高祖还乡》中，也只说他欠酒债未还，想来恐怕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婆婆的酒账了。“廉者取足，贪者充家”，这个标准又是相当苛刻的。乡村小吏，养家糊口，实行物种的延续，也在情理之中，而竟讥之为贪，可知这个职务设置的本身就规定只养活自己，而不能顾家的。因此，吕雉的日子必定不会好过。而刘季又有他的老毛病，一则喝酒，二则好客，他可以邀集一伙人上他寡嫂家吃喝，就不能邀集更多的人来家吃喝么？所以吕雉除招呼刘季外还得招待他的朋友。这也罢了，刘季还是个非常不安分的人，自己已经有了家小，而且又手中拮据，顾之不暇，他偏偏还要在外面寻花问柳，竟找了个姓曹的姑娘，与之姘居，而且抢在吕雉之前生了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齐悼王刘肥。

吕雉毕竟是个有异相、有异行的女子，她毫不以家境的清贫和丈夫的荒诞为意（也可能她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与她并存的曹氏），辛勤地操持着这份家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有了一对儿女，这便是以后的鲁元公主和孝惠帝刘盈。刘家更加兴旺了，但并无什么大贵大富的迹象。

约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刘季押解民夫去酈山，未出县境，逃跑大半。他索性作了个顺水人情，把

剩下的全都放了。这时恰逢秦始皇南巡，刘季不敢归家，躲进了丰县附近的芒砀山中。吕雉不嫌丈夫多事，热情地支持他，为他送饭，为他充当联络，为他向官府活动。由于吕雉的支持，刘季在山中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很快就形成了一支百十人的队伍。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了反秦的烽火，天下苦秦既久，风起云从，顿成燎原之势。于是刘季在萧何、曹参等人的活动下率部回沛，杀沛令，立为沛公，收得沛中子弟三千人，继陈胜、吴广之后树起了反秦的旗帜。接着攻胡陵，下方与，旗开得胜，吕雉从心眼里高兴自己丈夫事业获得成功。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沛公离开丰、沛，出兵击薛（今山东滕县），与项羽并肩作战，屠阳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争濮阳（今河南濮阳市），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县），然后回军砀山（今安徽砀山县，在沛县附近），完成了第一次远征。在此期间，吕雉往来于自家与军营之间，分享着丈夫胜利的喜悦和主帅的尊严，虽然她仍旧操劳着往日的家务，但刘府的派头已大非刘季作亭长时的情景可比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奉楚怀王命率师西征，反秦的战火逐步向西、向北燃烧。吕雉独居家中，虽然不再有因贫困而苦恼，但也并不感到富贵的尊荣，特别是战乱中一时出现的意外平静，使人难卜未来的凶吉。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西入咸阳，秦王子婴出降，楚怀王如约封刘邦为汉王。吕雉自然被遥尊为王后，但刘邦并没及时把她接至汉中。沛县属西楚霸王项羽的领地，她的一家成了项羽的子民。汉王二年（公元前205

年)五月,刘邦用韩信计,兵出武都,尽併三秦之地,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他利用项羽山东内乱,很快占领了河东河西及汉、渭、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势力一直推进到河南的南阳。这年九月,汉王命南阳主将王陵东进沛县,迎取他的老父太公及王后吕雉。但此时的形势已非刘、项并肩作战的当年了,项羽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兵封锁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汉兵不得前进。刘邦只得改派辟阳侯审食其从间道潜回沛县,帮助太公、吕后伺机离开家乡。从此,审食其成了吕后朝夕相处的家臣,吕后的家庭生活也随之改变了孤独寂寞的面貌。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十月,刘邦在洛阳集诸侯兵五十六万,东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结果大败于睢水,士卒死伤过半,睢水为之不流。刘邦趁乱率数十骑突围,顺道去沛县迎取家眷。不料楚兵从后紧追而至。刘邦慌了,赶快驱车逃命。就在这个十分紧张的时刻,他和吕雉的一对儿女奇迹般出现在面前。刘邦说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匆匆将她姐弟往车上一丢,继续驱车逃跑。人是生来就有求生欲望的,而且愈是富有,愈是有前途和希望的人愈不愿意死。此时的刘邦掌管着全国最富有、最重要的关中地区,而且只要能战胜项王,他就是统治全国的皇帝。因此就更不愿意死了。但眼前是严酷的现实,若要不死,就得想法跑得更快。他总觉得他的马车太慢了,他在认真思索加快车速的办法。他突然想到一对儿女,一定是他们影响了车速,于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推下车去。掌管车马的太仆夏侯婴不忍,把他们从地上抬了起来,继续驱车前进。刘邦趁夏侯婴不备,又把他们推了下去。这样捡了又推,推了又捡,接连重复了三

次。说来也怪，这样又推又捡，竟未伤着孩子。夏侯婴火了，冲着刘邦说：“无论怎么危急，哪怕就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往车下推！”他怕刘邦再扔孩子，索性把车速放慢，意思是说：要死大家一块死，谁也别想活！刘邦见了，更是着急。心想：今天全砸在这对小孽种身上了。不除了他们，很难脱此大难。于是抽出宝剑，对准孩子猛刺了过去。孩子们因为阿爹两次三番扔他们下车，早已心存畏惧，双手抱着夏侯婴的脖子，怯生生地分别从两个肩头上瞅住阿爹。今见寒光闪闪的宝剑擀了过来，吓得哇的一声，双双躲入夏侯婴的怀抱。夏侯婴慌了，一时来不及与刘邦评理，只是双手抱住孩子，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刘邦的宝剑。刘邦要杀孩子，是因为孩子的负担会妨碍他称王称帝，但他不愿伤害象夏侯婴这样的大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使他成王成帝，所以当他连刺了十数剑而不能刺中的时候，也就只好罢了。这天，他们逃到下邑（今安徽砀山县东北），找到了吕雉的哥哥吕泽，因为有了吕泽的部队，加上收集到的败散士卒，移驻砀山，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

早在彭城的战役刚刚开始，老谋深算的审食其及时作好了准备，一听汉王兵败，立即采取措施，陪同太公、吕后逃离中阳里，从小路向汉军靠近。但不知因为什么，却让一对孩子走失。也许吕后和汉王刘邦一样，为了自己活命，故意抛出一对孩子？无从稽考。不管怎样，两个孩子算是因祸得福，在危难中得救了，而审食其和吕后自己却陷入了楚兵的遍地营垒之中。吕后在审食其的陪同下，在群山中兜转，年迈的太公也不得不跟着他们忍受这番磨难。他们想侥幸地找

到汉军，但是失败了，半路被楚兵截获，作了项王的俘虏。项羽是个豪爽粗旷的英雄，他与刘邦争天下，并不伤害他的家小。后来楚兵连战不利，项羽火了，在荥阳推出太公，排开砧板、锅灶，燃起熊熊大火，于阵前喊着刘邦：如不立即退兵，他要当场将太公煮了。刘邦知道项羽下不了手，耍赖皮说：“当初你我共事怀王，约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你的父亲，别忘了分给我一碗汤喝！”如果换了刘邦，也许真的煮了，但项羽没有这样作，在他战争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把太公、吕后及审食其一并交还了刘邦。从此吕雉进入了汉营，正式开始了她的王后生活，而她那对甩不掉、杀不死的儿女，也分别成了长公主、王太子。

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兔死鸟尽**，刘邦会韩信、彭越、英布诸军围项王于垓下，作四面楚歌。已而项羽死，刘邦受韩信等诸侯王推戴，在济阴汜水之畔（今山东曹县西北）即皇帝位，以王后为皇后，晋太子为皇太子。当年的农妇吕雉成了一国之尊的女主。

刘邦做皇帝，吕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天下并未安定，刘邦长期统兵在外，朝中大事，多由吕后与相国萧何主持。吕后以一个普通农妇人主朝政，料理国家大事，一如平常安排油盐柴米酱醋一样，不能不说是一代异才。她还有个似乎为刘邦不及的特点：果断及时，心狠手辣。凡刘邦一时下不了手的，她能瞅准时机，趁便下手，宰杀功臣大将，就象她当年杀鸡宰鸭一样。《史记·吕太后本纪》在概述吕后的为人时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司马迁这画龙点睛之笔，不仅概括了吕后的为人，

也勾勒出了刘邦击败项羽之后的政治斗争形势。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平民开国的皇帝，他依靠一大批勋臣宿将开创天下。一旦国是既定，天下一统，这大批的功臣宿将怎么处置呢？养起来？关起来？杀掉他？前人未能提供现成的经验。但间接的、局部的经验还是有的，比如“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比如范蠡、文种的故事。但前者只是人们的逻辑推理，不是生活的现实。山上的兔子是打不完的，所以未曾听说哪家猎户好好的把自己的猎犬煮了吃了；飞鸟也是射不尽的，所以良弓利箭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然而中原逐鹿的权力争夺，一旦输赢定局，就难免有兔死鸟尽的时候。怎么办呢？烹了吗？多年鞍前马后，生死相依，确实难于下手。但吕后不，她下得手，正如司马迁所说“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在刘邦的勋臣宿将中，最为突出、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齐王韩信，因此刘邦对他戒备最严，嫉妒最深、处理也最为棘手。他曾两次夺了韩信的兵符，两次降了他的封爵，直至最后将他囚禁。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兵败成皋（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他与夏侯婴偷偷从北门逃出，连夜潜入韩信的驻地修武（今河南获嘉县）。第二天清早，韩信还未起床，刘邦冒称汉王使者，急急奔入韩信的指挥所，取了军中信用，夺走韩信的军权，只给他一小股部队，令他东向击齐。韩信是最善将兵的战略家，他又从零开始，连下数十城，尽有齐地，军威大振，刘邦不得不封他为齐王。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楚汉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刘邦兵困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赖韩信、彭越之力，才有灭楚的胜利。但垓下之战刚刚结束，刘邦立即驰入韩信营